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四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戰國策目錄序

大旨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敍曰向敍此

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

曾文 卷四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感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

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

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

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

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

戰國策目錄序

五選皆何
吾禮廢而雍
容敦博之氣
又窳然

舉孔孟以證
戰國之失經
曰衆言淆亂
折諸聖

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

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遊士則

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

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

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

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

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

曾文 起伏 一 卷四 二

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

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

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

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

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

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

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

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

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
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王遵岩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為英
爽軼宕

曾文

八卷四

三



史記注

王遵岩曰此與陳氏所注而此篇為英

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

論史家得失處如掌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序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其殊功懿德非常之跡將闡而不章

曾文

卷四

四

鬱而不發而擣机鬼瑣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大小精麤無不盡也

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

曾文

卷四

五

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耶至於宋齊梁

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
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
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
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
亦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
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
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
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
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曾文

八卷四

六

夫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
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
亦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
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
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
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
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錄序

以內字論佛之旨頗非是蓋佛原非以吾儒
之外而彼自識其內也彼只見自家本來原
無一物故欲了當本性耳欲見本性故將一
切聲色臭味香法多爲丟去耳而非以徇內
故也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
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
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吾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按

曾文

八卷四

一

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
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
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
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繼雖然彼惡視
聖人之內哉言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
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
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
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
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

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空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昏饗祭之具而由之以教

曾文

八卷四

八

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

以承本行可

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

王南渡後祖

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

通用之令人

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

觀之已蕪遂

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

才其其工耳

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王遵岩曰序

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

梁書以佛法

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

妄論可見其

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

用意而在梁

(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予二句乃詮

曾文

入題目之法

唐荆川曰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

者不過數句

王遵岩曰原道文字雄健傑特亘古無倫矣

然說佛之失處不能如是其稱吾道大旨亦

不能如是精也

不能如是精也

不能如是精也

不能如是精也

不能如是精也

不能如是精也

八卷四

陳書目錄序

文屬典刑不爲風波而自可賞俯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不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秦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至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

曾文

八卷四

十

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

以上但詳次
陳書之所由

成宋末

以下後次陳

書之所以不

可廢也

劉此是作家

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稍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傳名氏

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

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

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

儉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

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

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立言行勅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

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

曾文

八卷四

十一

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

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

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

若此人乎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

得風雨之詩所謂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

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旣難其

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

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

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太祖皇帝總序

曾子獨見其論宋太祖與漢高兩相折衷處
如截鐵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
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入姓十有四君
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
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
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
農桑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
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
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
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
徒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
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旣下諸國必先
已逋欠滌煩苛調乏絕雪冤滯惠農民授人材申命
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已
其於羣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
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

也如此卽材可用雖讐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東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廼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旣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旣覆滅契丹寢大中國惴畏不

曾文

卷四

三

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鬪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諉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百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

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
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越蜀以奢侈爲戒
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
故與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
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
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
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
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
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

曾文

八卷四

十四

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歛置懷服以消其難
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
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
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
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
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向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
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重自用令之不從召
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
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

五遷若曰南
豐之文最得
堉氏之法此
類尤可見

若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
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
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
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
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
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
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羣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
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
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
曾文
卷四
十五
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
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
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爲太祖不世出之主與
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
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
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
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旣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
後常可行漢祖初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枝
法脫民撈筮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

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聞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強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羣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華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

曾文

卷四

十六

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世三四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餘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理天下軼於漢祖

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
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
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
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
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唐荆川曰此等大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豐
有滄州上殿劄子皆與此意同并可與歐公
仁宗御集序參之

曾文

卷四

十七



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
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
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
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
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唐荆川曰此等大文字當看其布置處南豐
有滄州上殿劄子皆與此意同并可與歐公
仁宗御集序參之

新序目錄序

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

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唐荆川曰以議編故事幸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

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

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

曾文 卷四

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

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

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

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蠡起

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

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

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

三代盛時氣

象非曾子固

不能實見得

說見得子固

雖高劉向一

處必

王遵岩曰此序本為新序作若無此一勾歸入則不得謂之有法矣

子固到此方不混向所注書之大旨也

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

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

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

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

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

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

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

曾文

卷四

十九

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

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

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

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

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王遵岩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

仲舒劉向也

列女傳目錄序

子固諸序並各自為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
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王遂若曰只
此敘題尤可

家數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
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
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
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
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
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

曾文

八卷四

二十

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
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
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
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
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
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
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
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
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

宿識得子固
讀古書序考
訂次弟詳數
如此

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

曾文

八卷四

五

睢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怨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

而此傳稱茅苜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
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
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疑歟其曰象計謀殺舜
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
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
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
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岩曰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
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

曾文

卷四

三

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
篇也如後敘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

其集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其因遂收此類者采其奇辭而取其異句以爲
其詞不韻者蓋亦不取也
又繼以自叙者歟合於其意也
其豈真似類者歟亦不取也
其豈真似類者歟亦不取也
其豈真似類者歟亦不取也

說苑目錄序

此篇精神融液處不如新序戰國策諸篇
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
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有
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篇目曰向采傳記
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
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而不論也夫學者
之於道非知其夫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
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

曾文

卷四

三三

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
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
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
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
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
言尤欲有爲於世至其枉已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
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
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
其政而求之非夫子之求之也豈必求之有道

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
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
釋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
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
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釋之也
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
謂有志者也



然向雖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
謂有志者也
夫道之與命也豈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
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
釋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
子稱古之學者爲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
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
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釋之也
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
謂有志者也
若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

徐幹中論目錄序

子固於建安七子之中獨取徐幹得之而序
其文亦屬典刑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
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
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
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
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
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

曾文

八卷四

五

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
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
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
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
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
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
所獨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
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

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述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文

八卷四

三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秘笈

曾文定公文秘笈

而詩文因類其類類而家其以細蓋視似更用詩

長思賦其意亦爾聖王世豈足以重其善也乎

休道蓋其言亦公叔至而以曲爲我

其爲人又信其言文亦實而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五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按曾子固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

韓柳歐所及見者

禮閣新儀三十篇章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

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

以叅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

曾文

卷五

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

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

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

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

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

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

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

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

詰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

去禮者曰此
序由梁書
相類而此爲
疎通痛快

禮制之不行
則犯法衆而
刑以之嚴乎

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
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
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
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
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
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為設其
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
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
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

曾文

卷五

二

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
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
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
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
報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
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
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葛
溝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
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

攻文粹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官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未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尙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

曾文

卷五

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義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一於上而未有加之於

以上二者後世之所以失也

曾子固所言
于寢服處

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

言有射酌

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其焉昔孔子於告
朔愛其禮之存况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
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釋焉地之窪隆
不並則至遵岩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
有簡者二文者不可忽此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會文 卷五



希開交者不可忽也過用一於上而未有加之於
民者也至蠶豳曰吐賤交者之性而或無在字音
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釋焉地之窪隆
不並則至遵岩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
有簡者二文者不可忽此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
唐荆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會文所戶
字五卷版處

又翻前案結

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之所
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
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
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
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
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
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
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
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澹湖或欲禁田
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澹湖之淺深用工若
千為日幾何欲知增提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
知澹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
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
之矣誠能收眾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
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
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
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
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叅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

曾文

卷六

二四

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
熙寧二年冬卧龍齋亦本人情而爲之者錄之以爲
一 厭遊南粵者之勸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
欲久居往往車船本行輒以扁指計歸日又感小其
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甚至皆頓搖解
弛其愛且勤之心其謂俗化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
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

曾文

卷六

三五

一 爲日幾何故知習操行

知澹淵之冠塗積之無厭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
日或添課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
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不用其可者而以在我
石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
之不可復哉竊初夢思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

熙寧二年冬卧龍齋亦本人情而爲之者錄之以爲
具然於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

送李材叔知松州序

立意似淺然亦本人情而爲之者錄之以爲
厭遊南粵者之勸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
欲久居住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
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
弛其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
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各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邪
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

曾文

卷六

二六

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
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繇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
安行非若閩溪岐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達此
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
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邪
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焦柑橄欖花有素馨山
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
下人少鬪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
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

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止而
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
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馭於治居閩
蜀上無不幸之歎其事出于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
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
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
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
者爲縣入秘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
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
賀也夫

曾文

卷六

二十七

昔李材叔出桂林公翊出同平同州
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
者爲縣入秘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
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二州交相致其政其
賀也夫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六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筠州學記

不如宜黃記所見之深而其行文亦屬作者

之旨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
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
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

曾文

八卷七

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
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

密往往重
羅不可離

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

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

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

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

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

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清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

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

此其指陳
齊明道師何

竟宋仁宗
聖士風勝於
周漢而後世
今每慎齋
念耳

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
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
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

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
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

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

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

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

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

曾文 卷七 二

於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

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

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

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岸

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

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

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

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

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

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
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
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
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
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
庖馭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
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
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
相與升降乎其中應前一段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應後一段其賢者
曾文
八卷七
三
趨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
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
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子因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韓歐三蘇所不及處

玉雖名巨理
正而剛亦與
健但氣靈可
晉耳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援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

曾文

八卷七

四

知學問之言

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

高才建學之
意

以上本古者
學之所以得

一及上亦
說得逐

以丁次近代
藥之所以失

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

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

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

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

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

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

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表聖

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

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

曾文

卷七

五

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

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

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

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

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

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

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

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輝奠之事以著於令

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

孟遠嘗曰此段文字曲折雖多而不爲繁碎絕去刻累乃大類韋渾轉勝前段

文多矣

非其得與物何以有如此議論

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

曾文 卷七

六

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

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由矣教化之行道德
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
記之十二月某日也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
爲甚是日再震民詭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人
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開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
使人分出慰曉詭言乃止是日公公私暴露舍儲

曾文

卷七

七

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中室於爲之所以至圖書
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
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
引之十二民其曰此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
文讀非盡入也而不煥燠灑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
職慈黨限一縑之風辭丸入林由矣矯外之許黃齋

方尺不踰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爲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爲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援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

四文

八卷一

八

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成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爲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爲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廼請於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旣集廼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爲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備衆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爲南

北通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卽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
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工其竹篁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
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
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
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
壞爲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晉鄭火災子產救
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
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
曾文

卷七

九

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
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
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予記
之予不得辭故爲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
邦也

繁昌縣興造記

亦有幅尺

為厚辦之不
可不與造如

此

必見何無能
任其事者

畫一精注反
上起案斯乃
文之尺度也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
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
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
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關竇至無舍館今治所雖
有屋而痺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棧列無
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
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
曾文

卷七

十

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
市區愈以索寞為鄉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
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
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
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
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欽勅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羣
吏之舍視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漏各以序為廳
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
於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於用工總為日

又本史斷休
養之澤至此

王遊岩日應
前所叙而反
之不費方面
氣韻亦洒然

此與是之所
以不可不記

凡二千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冷
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
日也始繁曷爲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四聖之德澤
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
竹箐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
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爲樹立如此使得無歲
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得以爲之
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
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可定也予

曾文

卷七

七一

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
疵者日已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民其
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爲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
以至於落成不惟興利除弊可法也而其變又應七代因循就
功効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

得其人七

政於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
矣凡縣之得令爲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
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旣幸得
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

亦不須覽此文則知為縣者所甚難哉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

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

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

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不可於州執

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

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鎔

錄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

曾文

卷七

十三

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

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

忘人之勢而強力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

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

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

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

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

有不暇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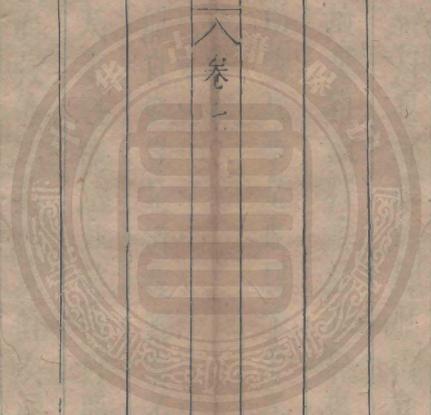
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

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爲其
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
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各氏將伐石以書
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縣
之難使來者得覽焉以合客因考其山川而各之蓋

曾文

八卷一

七



公職射來泮射殿器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任於此者
而係置于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爲縣
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各氏將伐石以書
今科彙繼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
三十年八月入而錄書於善於於黃巽公權來爲其

齊州二堂記

辨証的確得太守體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曾文
八卷七
二五

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

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名歷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
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
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厓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
尤甚及至於厓下則洎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
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
人各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
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

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
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
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
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
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
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
自玉恭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
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
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

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晉文

八卷七

十七



平之月已丑記

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本末纖悉得記事法纔是有用文字不如鑑湖圖序更妙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子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縣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鱉菱蒲葭菘葵蓴蓮芡之饒

曾文

八卷七

十八

其舊名曰鸞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威

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而

曾文

八卷七

十九

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勤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墜水闕其間而扁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爲之益舊總爲碶九爲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冀

山名之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
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從而以明年
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
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旣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痾魚
靡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
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
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
以爲方予方患之觀廣德之典以數百年危於廢者
幾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溉田四百頃
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
爲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爲之書尚俾來有知
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
圖其廢也張侯名响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兩
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
於時云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一壘及此
記皆絕佳

千年鄢水本末如掌而通篇措注一一有法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
秋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
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
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
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
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
爲渠以灌鄢陽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鄢以爲縣漢

曾文

卷七

三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
大隄爲城一縣治是也而更謂陽曰故城陽入秦而
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陽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
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壞不治而田數苦
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
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
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
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
爲宜也蓋陽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

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漑田三千餘頃
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
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
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
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
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
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
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
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漑田者往往務躡

曾文

卷七

二十一

以漢王

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
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

荆公

事於知襄州事張環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
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
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
竭者蠡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
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
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
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

以爲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
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
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梁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
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
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
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王遵岩曰二堂及此記皆絕佳

曾文

八卷七

三五止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

曾文

八卷八

一

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旣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覲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

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芬宗曰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
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
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
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
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
北遙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

曾文

卷八

二

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
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
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
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
湖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
明年始卽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
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
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
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

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唐荆川曰此篇三段第一段敘黨錮諸賢及孺子事第二段比論二事第三段敘作亭

曾文

卷八

三



以歸無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閬州張侯廟記

覽前大半篇曾公似薄張侯有不必記之意其所按經典以相折衷處雖有本領而予之意竊以張侯方其與關壽亭佐昭烈百戰以立帝業於蜀祭法所謂以勞定國則祀之者也恐須按此言爲正姑錄而存之以見予固自是一家言處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

曾文

八卷八

四

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所有報未之有止也金滕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

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

微括上而以詩書爲案

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旣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

分物之兩載
論

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
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
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
廢其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
也繇是觀之則苟卿之言以謂寧筮救日小人以為
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不盡在
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
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
曾文
八卷八
五

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
飛字益德常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
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
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
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
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
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
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
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

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五而魯公
之文亦足以畫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法
然涕洟不能自已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
父兄杲卿皆有夫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爲烈也初公

曾文

卷八

六

餘年而廢祀不

歲連熟聞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
舍夫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
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
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閭人不得
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

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五而曾公
之文亦足以畫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
然涕洟不能自已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
父兄杲卿皆有夫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
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
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
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

曾文

卷八

七

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
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
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文能多應在後既相德宗益惡公所
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
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
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

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
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

覆上敘事處

一一洗發出

來而歸公於

死希烈一節

王遵若曰此
是甚毅而乃
弱

王遵若曰絕
筆議論前人
未見如此說
破

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

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

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

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

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

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

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

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

曾文 再補前案議論愈精 八

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

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也

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

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

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瞻顧回隱以市於世其

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

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

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

州

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
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
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
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
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
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
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唐荆川曰此文三段第一段敘第二段議論

第三段敘立祠之事敘事議論處皆以捍賊

曾文

卷八

九

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迹此是
可法處

示當世又曰歐陽公於王彥章之忠則略之而獨言
其善出奇曾子固於顏魯公之捍賊則略之
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入

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

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入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間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曾文

卷八

十

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爲亭以芟爲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

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

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以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者豈獨以下有神懈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回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

曾文

卷八

十一

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墨池記

看他小小題而結構却遠而正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
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僊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此為其故跡疑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
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
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

曾文

八卷八

十二

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
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
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
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
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
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
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突然借事感
概以破上之
疑

以題小而引
太表以善疑
之

豈可播破鼓
不可放制旗

墨池記
音此小小題而結構却遠而正

飲歸亭記

渾雄中并見典刑

金溪尉汪君名邁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

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說在後以書走臨川請

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足取汪君徒深望予

也既不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

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

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

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

曾文

八卷八

十三

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揖

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閒暇矣先

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

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

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禽攻取之黨奮則

強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入、麗今尉之

技射不此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其旗旌

鐳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

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

上遵若自意
雖與云而亦
止大最是詞
氣可愛比他
篇為稍渾然

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
攻駭驚間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
蒙霧露陷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
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
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
亭汪君之志與其識可謂協矣非此轉則或謂汪君儒生尉文
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
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
曾文

卷八

十四

笏使士民化奸寃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
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
也故江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
者耶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幅尺自好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旣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爲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

曾文

卷八

十五

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閭隘庫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財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率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劑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岿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

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
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
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
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必有舉不得而廢二公於
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
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曾文

卷八

十六

以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
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必有舉不得而廢二公於
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
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歸老橋記

文有古者詩人風刺之義錄之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敘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

曾文

八卷八

十七

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鳧雁之下上縉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蔭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于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于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遊于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

武源從柳子
譜記中來却
入宋之義謂
已

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

以上俱柳侯
書以下皆公
述所以爲記
卷八

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人之
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
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
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
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
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
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
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
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

曾文

八卷八

十八

爲之記

六十齒髮未衰... 志於退也... 聞其風者... 興起矣乃... 爲之記... 曾文... 八卷八... 十八... 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人之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

越州趙公救菑記

趙公之救菑絲理髮櫛無一遺漏而曾公之
記其事亦絲理髮櫛而無一不入於機杼及
其髻總救菑者熟讀此文則於地方之流亡
如掌股間矣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
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
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

曾文

八卷八

十九

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
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
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
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
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
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
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
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

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使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之法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

曾文

八卷八

三

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

經前卷事起
發明結案

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曾文

八卷八

十一

其精豈足以慰越人之思哉夫有志於民者不其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傳

清心亭記

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子固於諸家尤擅所長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姝殤女之悲不

會文

卷九

一

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觀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

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
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
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
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
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唐荆川曰程朱以前此等議論亦少

會文

八卷九

二

醒心亭記

未盡子固之長然亦有典刑處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
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
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輩記之凡公與州賓客
者遊焉則必卽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卽醒心
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
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
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卽其所以然

會文

卷九

三

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
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
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

固宜如此

憾於下天下學者皆爲才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
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
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
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
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
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

喜且幸歟而輦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
又不喜且幸歟

曾文

卷九

四



喜且幸總而輦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

擬峴臺記

此記大畧本柳宗元訾家洲歐陽公醉翁亭
等記來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
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
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
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容土
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
闕廓恠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

會文

卷九

一跌而起

五

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蕪草之間未有卽而
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
草發其亢爽縹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
氛絕頃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
颯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
鋤鱗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
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
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藜落樹陰晻暖遊人
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雪煙開

以下甚近六一公風古

爲刺史記憂
須有此一段
綴在作者之
告

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
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
歌者激烈或覬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其目與得
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
通道故貴人畜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
苗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
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
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
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

曾文

卷九

六

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

王遵岩曰繁絃急管促節會音喧動嘈雜若
不知其宮商之所存而度數亦自儼如使聽
者激竦加以懽悅此文之謂矣

道山亭記

曾子固本色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大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蹶也其谿行則水皆

曾文

卷九

七

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衝縮膠揉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泐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

小歇脚

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准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

冷峭住

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

到此方露出
道出各日

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招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會文

會文

卷九

八

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壘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度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巖崖莽林樞

曾文

八卷九

九

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篔簹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邁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

愚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
為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
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
休於家而卽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
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
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藜飯芑莧之美
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
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事主所
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
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
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
為學舍記

曾文

八卷九

十

王遵岩曰此亦是先生獨出一體在韓歐未
有而有大意亦自醉翁亭真州東園二篇體中
來然變出又自不同也

南軒記

子固所自爲學具見篇中矣

得鄰之蒨地燔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
翫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
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陋吾性所最宜驅
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
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脩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
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
也其能無欲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

曾文

卷九

十一

以下流識述
調登樂滿紙

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
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
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
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
山鑿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
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
義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
億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辯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
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

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
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
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
過也改超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
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
義或愛而譽之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
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
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
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
焉以自進也

曾文

八卷九

十一

王遵岩曰學舍南軒二記與筠州宜黃兩學
其間則記皆謂之大文字矣

鵝湖院佛殿記

公爲記佛殿而却本佛殿之所以獨得劫民
與國之財以自侈亦是不肯放倒自家面目

其辭處而請予文者又辭不許其

玉蓮若曰殿
正中有奇俊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
元來請記遂爲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
大夫勞於議謀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
賦歛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
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
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
力不出賦歛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官之侈非國則民
力焉而天下皆以爲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
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
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
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曾文

卷九

十三

僊都觀三門記

曾公凡爲佛老氏輩題文必爲自家門第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三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絕巔而上至其處

曾文

卷九

十四

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嘗視而歎曰豈大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趨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旣饒則其宮從而侈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輩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旣成託予記予與齊輩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輩之取予文豈不得

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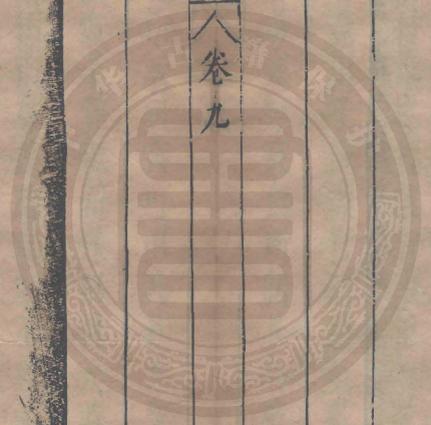
於雲峰院無涉而意甚奇

分寧人勤生而奮施薄美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
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

曾文

八卷九

五



無不修而門獨庠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
之既成託予記予與齊華里人也不能辭臆爲里人
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告之大下之公
淑譽也夫豈慰予言爲厲已也夫

分寧縣雲峰院記

於雲峰院無涉而意甚奇

分寧人勤生而嚮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畱一人守舍行饑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

勤生

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壞女婦蠶村無懈人茶鹽

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織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

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歲計不發然視捐

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

曾文

卷九

十六

害不能以稀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碁然於其

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挨坐里閭相講語以

弟表

法律意嚮小戾則相告言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

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

變僞一日千出雖笞朴徒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

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涵入骨髓故

縣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

在縣極西界無籍徒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管

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

齋庖庫庖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鏡鼓魚螺鐘磬之類
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
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
斥散之不爲忝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勝其
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汨溺其所學
其歸一當於義則傑然矧邑人者必道常乎此子未
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藿治足
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界來人相
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

曾文

卷九

十七

成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
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

萊園院佛殿記

此篇無它結構只是不爲佛殿所困窘便是

高處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萊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於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萊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焉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卽其處立寢廬

會文

八卷九

十八

講堂重門齊苞之房棲客之舍而令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旣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以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棲之披攘經營攜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

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為教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曾文

八卷九

十九

以養其謂亦與曾文於天下之...
好之則以慰不也...
胃法然其間由是顯也...
志如...
一和之...
津...
然...
曾文...

有深思有法度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

曾文

卷九

二十

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旣死兄無子

水句法

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人人所易到

故載之云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九

曾文

八卷九

二十一



宋大家曾文定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議雜著

唐論

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
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旣攻秦而亡之以歸於
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

曾文

卷十

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
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
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
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
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
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
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
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
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饒於未作

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
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
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
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
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
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
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
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
曾文

八卷十一

二

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
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
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
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
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
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
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
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
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

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
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
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
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
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
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
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
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曾文

八卷十

三

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
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
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
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
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
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
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
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
議以解其惑

曾文

卷十

五

王遵岩曰此文根據經訓以爲掇擊之地而
措詞嚴健復存委曲是絕好文字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

曾文

卷十

六

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入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鄭郟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入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

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

曾文

八卷十

七

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皂隸叔向亦以爲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

為人後議

引據最嚴密蓋以濮園之後故有此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
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
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
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
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
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
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

曾文

八卷上

九

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
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
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
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疾
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
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
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
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

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
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
親之服而退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
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
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
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
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
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
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

曾文

八卷十

十

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
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
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
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
有以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
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
則於其父母有室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
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
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

三禮若曰凡
為文據引前
人之說須要
自有札轉幹
旋入手歸於
自成其言如
曾子之於文
是也

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服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
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
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
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
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迺絕之矣夫
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
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若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
也顧以尊祖之故而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

曾文

卷十

十一

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
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
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
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
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
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
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
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
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

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
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欲之爲一所以使爲
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
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
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
至於各者蓋生於實也迺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
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
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
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
曾文

八卷十

十一

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爲
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
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
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
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
之疎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
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

玉璽皆曰其
初夕絕義之
至而於文又
自爲家也

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
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欲以禮
交母

之云而據以
為不違父母
之名之謂真
強說也必記
禮之文自不
衛不曰為其
父母耳

又曰漢人謂
若為皇稱妣
為臣一之亦
然皆歸於文
不得不然而
非所以為稱
考妣之証據
也

也

報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

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卓魏相以為宜稱尊號

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

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

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

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

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

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

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

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

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

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

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

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

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

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

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

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

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

不特禮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
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
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
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
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
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
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
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
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

曾文

八卷一

一四

王遵若曰禮
之所謂生考
禮稱之文者
不必入辨以
其無所事辨

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
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
則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
尊號曰皇考旣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
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
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專考之尊稱也
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
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

考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曾文。八卷十 十五

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土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

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露之食上上

留又

八卷一

十六



此效果然雖復其青意熟斟以商榷焉若不加位號
觀日累年不映孤我皆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
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

救災議

子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最分明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

曾文

八卷十

十七

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

玉溥岩曰此
議終是多丁
公家之慮一
脚戲單竟
自爲牙石

玉溥岩曰不
但文字好於
事怕亦深切
漢時之文亦
不過如此

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
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
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
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
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
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
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爲施不均而
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
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
曾文
八卷十
十八
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
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
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
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
旣無所取爾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
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
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
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
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玉

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
前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
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
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
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
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
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

又深指利害之極

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
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

曾文

卷十

十九

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
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
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
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
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
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
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畝商得
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
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

於上而勢不服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
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
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
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
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買而已此可謂深
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
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
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

曾文

八卷十

二十

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
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
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
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
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
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畝畝
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
之禍則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
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欲

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
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
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阡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
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
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
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
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
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

曾文

八卷十

三二

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
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
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
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
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
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
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
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

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蒨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蒨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蒨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蒨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蒨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蒨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書魏鄭公傳

借魏鄭公以諷世之焚藁者之非而議論甚
圓暢可誦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
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
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
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
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

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
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
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
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
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
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
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
末年羣下旣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
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

以下三卷

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下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已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

此轉充痛原

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

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耶
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
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

其文益多或百字多或千言其

曾文

人卷一

三五



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與之無厚後世庸詎知非談
心之奸計乎或曰造碑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

公也益味其贊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諸君臣之間

世也意以矯言譽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耶

蘇明允哀詞

敘明允生平亦儘有生色可觀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亦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

附文

卷十

三六

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叅知政事歐陽公修爲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旣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

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
省校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
書而試敏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
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
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
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集有二
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謚法
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
所存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

明允小傳

宋一

三一

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
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鞅爲
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旣請歐
陽公爲其銘又請予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
中而辭將刻之於冢上也余辭不得已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甚夷兮志則疆闕今古兮辨興
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噴
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雕肺腸自京師兮
洎幽荒矧二子兮與翔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峨峨

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泝之陽維自
著兮曄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人卷十
三

